《山海经》的四方神和四方风与古代历法的萌动

敖依昌

引　言

《山海经》向称“千古奇书”，内容庞杂神秘，目录学难以分类。汉代以降，迄至明清，或曰“数术略形法类”（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或曰“山川地理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或曰“博物之书”（郭璞《山海经》注），亦划为“小说”（纪昀《四库全书总目》）。随着近代西学东渐与学术转型，《山海经》的研究纳入近代学术视域。在近代学术范式的观照下，学术界对《山海经》的研究呈现出以“神话学”涵摄的多学科面相。故袁珂先生谓《山海经》“被称为是古代人们的生活日用百科全书”①。

回溯《山海经》研究的近代转型，当推王国维先生以“二重证据法”打

① 袁珂《〈山海经〉盖“古之巫术”试探》，《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6期，第61页。亦载论文集《〈山海经〉新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23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开近代治学理路。他通过研究《山海经》所记殷商先王先公王亥[①]，从神话中寻绎出历史的线索，首启近代《山海经》研究理路之滥觞。继后，胡厚宣、杨树达、丁山、陈梦家、于省吾、袁珂、李学勤、常正光等诸前贤沿此路径，对《山海经》四方风与四方神话的研究，多所创获。在近代学术转型的历史演进中，《山海经》的研究取得了多学科领域的成就，遂为中外学界关注的“显学”。

本文拟在前贤研究基础上，从古代物候学与历法萌动的视角对《山海经》四方风、四方神再作探讨。期以管蠡之见，就教于方家博雅。

一、《山海经》的四方神

《山海经》中对四方神的记载，散见于以下篇目：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于天、东极、离瞀，日月所出。（有人）名曰折丹。东方曰折，来风曰俊——处东极以出入风。（《山海经·大荒东经》）

南海诸中，……有神名曰因因乎，南方曰因乎，夸风曰乎民，处南极以出入风。（《山海经·大荒南经》）

有人名曰石夷，来风曰韦，处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长短。（《山海经·大荒西经》）

有女和月母之国。有人名曰鼍，北方曰鼍，来之风曰狎，是处东极隅以止日月，使无相间出没，司其短长。（《山海经·大荒东经》）

殷虚甲骨卜辞中关于四方神的记载，详见胡厚宣编《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所释读：

帝于东方曰析，风曰劦；帝于南方曰夹，风曰微；帝于西方曰夷，

①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观堂集林》卷九《史林一》。出自王国维撰、赵斐云编《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民国29年（1940）长沙商务印书馆石印本。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风曰彝。［帝于北方曰］宛，风曰役。①（《战后平津新获甲骨集》第520版）

贞帝于北方曰元，风曰役。贞帝于南曰光，……贞帝于西方曰彝，风曰夷。（《战后平津新获甲骨集》第40版）

由上可见，尽管《山海经》和甲骨卜辞关于四方神的记载有一些传抄之讹，甲骨文的四方神名、风名也有互易现象，但神名、风名仍大致相同，足见《山海经》与甲骨卜辞所载为同出一源的古老神话。由于《山海经》能与卜辞中的四方风、四方神相互印证，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许多学者都对其进行了考释。现在大家都认为"东方曰某，西方曰某"，都是神名，"凤"即"风"，在这里作为四方神的使者。至于各方神和各方风究竟象征着什么，学术界也已作了大量的探索和考证。

（一）东方的神

《大荒东经》曰"折"，卜辞云"析"。胡厚宣据《说文》"析，破木也，一曰折"，又据《广雅》"析，折，分也"，认为"盖析折义同，且形亦近"②。杨树达在释四方风名、神名时，谓"折字从斤断草，析字从斤破木，甲文草木不分，二字大可附合"。他认为：甲骨为古代实物，未经讹变。而《尧典》原本甲文，文作"厥民析"，则当以析字为正。《山海经》作"折"者，乃缘于"析""折"形近，传写致误，非原本如是。《说文》"析"训"破木"，而通训则"为分，为解"。东方析者，此殆谓草木甲坼之事也。《周易·解卦·彖传》云："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③《周易》以"百果草木甲坼"说解卦之象，而"坼"《说文》训"裂"，《广雅·释诂》卷一训"分"，卷三训"开"，与析之训"破"、训"分"、训"解"者正合。《尧典》言"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④，

① 胡厚宣《战后平津新获甲骨集》，民国35年（1946）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石印本。

② 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2a页。

③ ［三国·魏］王弼撰、［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黄侃经文句读《周易正义》卷四《解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95页。

④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黄侃经文句读《尚书正义》卷二《虞书·尧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9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盖东为春方，春为草木甲坼之时，故殷人名其神曰析也”①。杨氏认为皆与草木有关，即以草木之象区别四时的变化。所以，在他看来，析、拆“是谓草木甲坼之事也”，即取象于草木甲坼茁长，故析、折即商代春季之名。

丁山先生则认为“析”就是后来的木正勾芒，他同时认为“勾芒即玄鸟”②，这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我们知道在东夷先民的神话中，玄鸟是主管春分的神。尽管各家对东方神的解释不同，但都认为东方与木的观念有联系，而且都把东方与春季亦即四方与四时配合起来考察。

综诸家之说，《山海经》中东方之神“折”与甲骨文、《尧典》中之“析”形近意合，其职掌乃司春之神。

（二）南方的神

袁珂先生考订《大荒南经》“有神名曰因因乎”一段，他认为“疑当作‘有神名曰因乎，南方曰因，来风曰民。’”③ 所校极是，便于我们把《山海经》与《尧典》、甲骨卜辞的有关记载结合起来相互印证。南方的神，卜辞曰“𢦏”，胡厚宣释为“夹”，引甲骨文“南方曰夹”。《大荒南经》言“南方曰因”。《尧典》“宅南郊”言“厥民因”，“因”“夹”可通④。

杨树达根据《说文》“荚，草实也，从草，夹声”，以及《尧典》“平秩南讹，日永星火，以正仲夏”的记载，推测认为“夏为草木着荚之时，故殷人名其神为荚也”。杨树达进一步释为“夹之义同‘英’，谓南为夏方，夏为草木荚之时。”⑤ 故南方之神，应为夏神。丁山则从字音上分析，“𢦏”与《山海经》和《尧典》的南方神“因”字声相近；从字义上分析，𢦏“从火”。丁山把这个南方之神“火”，解释为十二次的星名之一“鹑火”⑥，即《尧典》所谓“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中的星火。显然，他也主张南方之神是夏季的象征。综上所述，南方之神应是夏神。

---

① 杨树达《甲骨文中之四方风名与神名》（1945年3月6日），《积微居甲文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7—83页。

② 丁山《四方之神与风神》，《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85页。

③ 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26页。

④ 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3a页。

⑤ 杨树达《甲骨文中之四方风名与神名》（1945年3月6日），《积微居甲文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0页。

⑥ 丁山《四方之神与风神》，《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88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三）西方的神

于省吾先生据《山海经》“有人曰石夷”和《尧典》“厥民夷”为证，认为甲骨文“西方曰彝”的彝字，“应读作夷”，“应训作杀伤，指西方杀伤万物言之”①。其实，夷、彝二字在古籍中可以通假。《礼记·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鸡夷。”郑注：“夏后氏以鸡彝。”②《诗经·大雅·烝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③孟子引《诗》则作“民之秉夷”。胡厚宣据《尧典》“宅西土……厥民夷”，《史记·五帝本纪》作“其民夷易”，认为：“‘夷’‘易’与‘彝’，皆为音近之字也。”④丁山先生认为，作为西方的神，“在此仍当以彝为正……《说文》系部：‘彝，宗庙之常器也’”⑤。这种彝器是尊贵的祭器，乃用青铜来铸造。青铜被古人称为金，古代用青铜作兵器。《世本》曰：“蚩尤以金作兵器。”⑥兵器有杀之义，那么具有金的属性的西方之神，应为主杀之神。古代以秋季为万物凋零、肃杀的季节。显然，西方之神应为秋季之神。

（四）北方的神

《山海经》曰“鳧”，甲骨文曰“宛”。胡厚宣谓“鳧读为宛”。他认为“宛”为“冬季万物潜伏，草木有覆蔽之象”。杨树达据《说文》“屈草自覆”，解“宛”为“草木蕴郁”，即草木枯衰之形，以“宛”为商代冬季之名。故北方之神，当为冬神。

《大荒东经》言“北方曰鳧”，“鳧”读为“宛”。甲骨文“北方曰某”之字适残，然由其右半观之，字亦从“宀”，或即“宛”。《尧典》言“宅朔

---

① 于省吾《释四方和四方风的两个问题》，《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第123—127页。

②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黄侃经文句读《礼记正义》卷三十一《明堂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74页。

③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唐］陆德明音释，朱杰人整理《毛诗注疏》卷十八《大雅·烝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781页。

④ 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3a页。

⑤ 丁山《四方之神与风神》，《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90页。

⑥ 此说首见于《世本·作篇》。在清代王谟辑本《世本·作篇》中为“蚩尤作兵”，在清代孙冯翼辑本中则为“蚩尤以金作兵器”。而清代陈其荣辑本则把此两句全收入其所辑《世本·作篇》中：“蚩尤作兵。蚩尤以金作兵器。”清代张澍辑本中则对此注解为“又按《太白阴经》：‘伏羲以木为兵，神农以石为兵，蚩尤以是兵起于太昊，蚩尤始以金为之。’”转引自刘正《金文学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第339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方，厥民隩'，《说文》："奥，宛也。""宛""奥"双声。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曰："奥，古音读如腴，亦读如宛。《礼记·礼器》'燔柴于奥，以奥为祭'。《荀子·富国》'夏不宛喝'。以宛为燠。《尔雅·释言》'懊，怃也。太元乐阳始出奥'，注'暖也'。皆声相近。《说文》：'媪篆读如奥，即读若宛也。'皆声之转耳。"又曰："《说文》'奥，宛也'。《老子》'万物之奥'，王注'犹暖也'。赏、宛、暖一声之转。"是甲骨文之"北方曰宛"，即《大荒东经》之"北方曰鼒"，亦即《尧典》"宅朔方"之"厥民隩"也①。

杨树达认为：胡厚宣据《山海经》作"北方曰鼒"，疑其为宛字，是也。宛者，《说文》云："屈草自覆也。"段注云："宛与蕴，蕴与郁，声义皆通，是也。"《尧典》作"厥民隩"，"隩"字从"奥"。《说文》"奥"字从悉声，悉为古寒部字，与宛音相近。宛"屈草自覆"之义虽不甚明，然其为言草木之事，自无疑义。《尧典》言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朔者，北方也。盖北为冬方，冬时阳气闭藏，万物潜伏，有蕴郁覆蔽之象，故殷人名其神曰宛②。

由上可见，《山海经》的"鼒"，就是甲骨文中的"宛"，其职掌为司冬之神。

二、《山海经》的四方风

（一）东方的风

《大荒东经》曰"俊"，卜辞云"风曰㚔"。吴任臣云："《夏小正》云：'正月，时有俊风。'俊风，春月之风也。"③《国语·周语》："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庙，……先时五日，有协风至。"韦昭解："协，和也。协风，立春日融风也。"④胡厚宣考云："《说文》：'協，同力也，从三力。'又：'俊，材

① 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3b页。

② 杨树达《甲骨文中之四方风名与神名》（1945年3月6日），《积微居甲文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0页。

③ ［清］吴任臣《山海经广注》卷四。

④ ［战国］左丘明撰，［三国·吴］韦昭注《国语》卷一《周语·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0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过千人也。’《尧典》：‘克明俊德。’郑注：‘俊，德才兼人者。’盖必同心合力，其材乃可以兼人。是‘劦’与‘俊’义可相通，故《大荒东经》之‘东方曰折，来风曰俊’即甲骨文之东方之神。‘风曰劦也’。”由此可知，东方的风，即春季到来的季风。

胡厚宣引《国语·周语》“耕籍先时五日，瞽告，有协风至”为证，其说至确。杨树达认为：耕耤为春时之典礼，东为春方，与甲文言东方风名脅者，正相契也。惟《尔雅·释天》云“东风谓之谷风”，与甲文不相符合。按韦昭注《周语》“有协风至”云：“协，和也。”又《郑语》云：“虞幕能听协风。”韦《注》亦云：“协，和也。”“脅”“协”音同字通，是协风之名以和为义也①。

（二）南方的风

袁珂先生考订为“来风曰民”②，则“民”与卜辞的南风“㒸”义通。胡厚宣考云：“㒸字从人，人即人民。”③ 可见，民风即㒸风。那么，㒸风又是何风？胡氏认为㒸风就夏季的风。他说：“㒸即微，微风犹言温风。《逸周书·时训》：‘小暑之日，温风至。’《礼记·月令》：‘季夏之月，温风始至。’都以夏风为温风即微风。”④ 丁山先生考云：“《尔雅·释天》：‘南风谓之凯风。’郭璞注引《诗经·邶风·凯风》‘凯风自南’为证，《毛传》申《尔雅》之谊曰：‘南风谓之凯风，乐夏之长养。’”⑤ 既然人们喜爱夏天使万物繁盛，因而给夏季吹来的风命名都带有喜乐色彩，那么南方的风当然是要代表夏季。

杨树达认为，微下又云“从岂，省声”，然“微”“岂”同为微部字，二字声音相近，自无疑义。知㒸当读为岂者。《诗经·邶风·凯风》云：“凯风自南。”《尔雅·释天》云：“南风谓之凯风。”《吕氏春秋·有始览》云：“南风曰巨风。”高诱《注》云：“一曰凯风。”⑥ 由此可知，南方风即夏季风。

---

① 杨树达《甲骨文中之四方风名与神名》（1945年3月6日），《积微居甲文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2页。

② 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26页。

③ 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3a页。

④ 同上，第4b页。

⑤ 丁山《四方之神与风神》，《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92页。

⑥ ［战国］吕不韦著，［汉］高诱注《吕氏春秋》，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124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三）西方的风

《山海经》曰“韦”。丁山认为：“《山海经》的韦风的韦，即为‘阊阖风’古名。”我们知道，“阊阖风”就是《淮南子》的秋风。甲骨文的风名、神名互混，作“彝”“夷”两种。于省吾先生也认为甲骨文中的西风“彝”就是秋风，彝夷互通。他认为：“夷有杀义，可训为毁，为伤，为杀。……西方杀伤成物。西风是秋风，然则西方杀物，是指万物收缩之时言之。这就是甲骨文称西方曰夷的本义。”① 《说文》曰：“夷，平也，从大弓。”夷原来就是一张大弓的形象，说夷主杀、伤之义，盖源出弓箭之义。杨树达则认为，《山海经》记来风曰“韦”，与彝音亦近。看来西方的风乃是标志秋季的季风。

（四）北方的风

《山海经》曰“狄”，胡厚宣先生认为，“狄”当作“剡”，有北方寒风刺人之义。甲骨文则作“殳”，胡厚宣认为：“‘殳’字象人手持兵器以刺人之形。殳风犹言冬天的寒风。”② 可见胡氏主张《山海经》和甲骨文的北风，都是冬季的风。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东方的神是代表春天的神，南方的神为夏季之神，西方的神为秋天的神，北方的神则代表着寒冷的冬季。把这四种神安置四方，是商族先民对我国北温带季风气候自然环境长期观察的经验总结。

《易纬通卦验》载云：“二分二至，必占云气。”③ 气行则为风。《广雅·释言》：“风，气也。”故古云气，当然包括占风。既然占云气是于二分二至进行，恰足以证明四风是二分二至之风。基于此理，《大荒经》所谓“处东极以出入风”“处南极以出入风”的本意也就易于理解。四方神中之折丹与因二位神祇于春分、夏至二节前后，观察其时季候风来临（出）和止息（入）的征象。“出入风”与卜辞中“出入日”是同一修辞体例。如商王廪辛时期的卜辞云：“乙酉卜，又出日，又入日。”同理，所谓“出入风”则谓对某种季候风的来临与停止，从始至终进行的密切观察。

---

① 于省吾《释四方和四方风的两个问题》，《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 年，第 126 页。

② 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 年影印本，第 5 页。

③ 〔汉〕郑玄注《易纬通卦验》，中华书局，1991 年。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到了《尧典》时代，先民历法科学进一步发展，提升到了羲和“宅”四方与四时观象的新阶段。《尧典》记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人分别宅“隅夷”“南郊”“西土”“朔方”，以“历象日月星辰”“定四时成岁”，即谓四人分至四方，观象授时以制作历法。

东风吹来的时候，万物生长，草木繁茂；西风吹来则万物肃杀；南风吹来时，预示着夏季的到来；北风袭来，则表明寒冬即将来临。初民因季风而识季候，因此四方风具有标志四时的作用。这正好与少昊氏的历正——凤鸟氏主司四时的职掌同出一辙。

既然职能相同，初民就直接给季风加上了历正的头衔——凤。由此可见，古代神话常常把凤当作风神，是因为两者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两者都有标志四时的意义。从凤掌四鸟，到增管四方风，表明商族的天文历法知识得以发展，达到了把四方与四时相配合加以考察的水平。

三、《尧典》的四方神与四时

到了《尧典》的时代，四方神与天文历象，以及物候相互配合、参验，天文历法进一步发展。这点从古代神话中得以窥见。《尚书·尧典》曰：

>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
>
> 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郊，曰明都。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土，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①。

丁山先生在考释《尧典》时，提出了“凤鸟之凤”这一标志时令的线索。这就需要对凤鸟的物候、历法、职掌略加探讨。

---

① 〔汉〕孔安国传《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8—29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大荒东经》与甲骨文中关于四方风的记载，折射出先民通过观测气象变化，确定季节和农时的物候历法的萌芽。

就物候而论，对季风的观察乃必备的观测手段。因为物候与风的对应关系较明显。不同时节季风的风向、温度各不相同。先民为指导生产，安排农耕生产与生活，在农耕时代初期业已注意到季候风与物候、时节的对应关系。故《河图帝通纪》云："风者，天地之使。"① 《龙鱼河图》亦云："风者，天之使也。"② 《白虎通义·八风篇》云："风之为言萌也。"③ 风化成万物，故被称为天之使。应该看到，在文明的黎明时期，以风为天之使者的原始宗教思想，蕴涵着科学的萌芽。甲骨文卜辞中已有记载："于帝史（使）凤（风）二犬。"即以两犬祭祀上天的使者风神。

丁山先生进而认为，《尧典》所谓"春，厥民析，鸟兽孳尾；夏，厥民因，鸟兽希革；秋，厥民夷，鸟兽毛毨；冬，厥民隩，鸟兽氄毛"，这里的"民"均是"名"字笔误，而"鸟兽"均当为凤鸟之凤④。南宋罗泌据《尧典》"日中星鸟，以殷仲春"之记载，在《明三正》一文中云："考之三皇之代，岁皆记寅……帝尧之分四子，亦鸟正于仲春。"⑤

值得重视的是，丁山先生颇有见地地指出，《尧典》中与四方神及四中心相互配合、参验，标志四时重要物候参验物的"鸟兽"为凤鸟之凤，这就为我们沿此思维逻辑深入考察提供了门径。

凤究竟为何物，它又是怎样产生的呢？这是多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闻一多在《离骚解诂》中认为"凤凰即是玄鸟"⑥，并举出《九章·思美人》"高辛之灵盛兮，遭玄鸟而致诒"和《离骚》"凤凰既受治兮，恐高辛氏之先我"，以玄鸟为凤凰。郭沫若也认为"玄鸟就是凤凰"⑦。闻、郭两位先生都看到凤凰、玄鸟为一物，这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但玄鸟又为何物呢？袁珂先

---

① 〔明〕孙瑴辑《河图帝通纪》，上海博古斋铅印本，1922年。

② 〔明〕孙瑴辑《龙鱼河图》，上海博古斋铅印本，1922年。

③ 〔汉〕班固《白虎通义》卷上（《四库全书》影印本），中国书店，2018年。

④ 丁山《四方之神与风神》，《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97页。

⑤ 〔宋〕罗泌《路史》卷三四，《四库全书》第38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60页。

⑥ 闻一多《离骚解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8页。

⑦ 郭沫若《青铜时代·先秦天道观的发展》，《沫若文集》卷十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25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生明确指出："玄鸟即燕子的化身，玄鸟再经神话化，又为凤凰。"① 从《左传》《逸周书》等古籍均载有春分的时候玄鸟飞到黄河流域的物候看来，说玄鸟是以燕子为原型无疑是正确的。那么，燕子是怎样地被一再神话化，最终被神化成了凤呢？我认为可以从《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讲述他的祖先少昊氏以鸟名官的神话中，得到一些启发：

> 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雎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鹈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鸡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②

郯子讲的这个神话告诉我们，在少昊氏的时代，是以鸟为官，以凤鸟氏为历正，下辖四官分别掌管"分、至、启、闭"。其中，玄鸟掌管春分和秋分，伯赵鸟主管夏至、冬至，青鸟主司立春、立夏，丹鸟则负责宣布立冬和立秋。此外，五鸠、五雉和九扈等鸟也在少昊建立的这个鸟王国中担任了一定职务。

对此，袁珂先生曾作了一个很客观的评述："'纪于鸟'而以鸟名官之说，自然是神话之历史化。推寻其本貌，当即少昊在东海所建立之鸟国，以鸟名官之，诸官实皆鸟也。"③ 笔者认为袁珂先生所作见解十分允当。少昊氏既然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当时还没有国家机器，哪来这一套官职呢，显然是把后世的官职附会到少昊氏的时代，大概这就是对神话的历史化。

如果我们揭开披在"鸟名官"外面的"历史化"外衣，就会发现这个神话实质上反映了少昊族的天象节气知识。众所周知，进入人类社会以来，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天文学就成为一切民族首先需要的一门科学。恩格斯指出：

---

① 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08页。

② 〔战国〕左丘明撰，〔晋〕杜预注《春秋左传正义·昭公十七年》，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③ 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38—339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①我们民族自上古以来就是以农立国。前已论述，《尧典》记载尧的政绩，第一项就是“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但是，天文学知识不可能一下子直接获得，而必须在对地上的草木枯荣、鸟兽出没加以观察的基础上，综合天象才能得以发展。

我国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指出：“新石器时期以来，当时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各民族都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对于他们，季节的运行是头等重要的事，当时的劳动人民已经认识到一年的两个‘分’点（春分和秋分）和两个‘至’点（夏至和冬至）。……如在山东近海地方的郯国人民，每年观测家燕的最初来到以测定春分的到来。《左传》提到郯国国君到鲁国时对鲁昭公说，他的祖先少昊在夏、殷时代，以鸟类的名称给官员定名，称玄鸟为‘分’点之主，以示尊重家燕。这种说法表明，在三四千年前，家燕正规地在春分时节来到郯国，郯国以此作为农业开始的先兆。”②

从郯子所讲的那一段神话看来，以少昊族为代表的东夷集团的先民确实有很丰富的物候学知识。少昊氏委派的有关历法的官职，正好与这些鸟的本能相符合。如《左传》“凤鸟氏，历正也”，杜预注云：“凤鸟知天时，故以名历正之官。”凤鸟氏下辖的主掌“分、至、启、闭”的四种鸟，则都明显是候鸟，它们的行踪与时令的变迁是相一致的。如玄鸟，袁珂先生指出就是燕子，“燕子春分来，秋分去，故做司分的官”③。司至的伯赵氏就是伯劳鸟，是“夏至来，冬至去”。司闭的丹鸟氏则为“锦鸡，锦鸡立秋至，立冬去”④。

人们在长期的接触中，逐渐发现各种鸟类的鸣声也是与一定的时令相联系的。如司至的“伯劳夏至鸣，冬至止”，司启的青鸟氏，就是鸲鹆，“鸲鹆，立春鸣，立夏止”。这样，“各种鸟类的出现和鸣声的起止，不啻是向人们宣传了某一时令的到来或终止，恰好完成了‘敬授民时’的任务。所以玄鸟等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62页。

②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第18—19页。

③ 袁珂《古神话选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73页。

④ 同上，第174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鸟类的本能，成为其恪尽职守的重要条件，任以司分等职，则当之无愧”①。

以少昊族为代表的东夷集团由于认识了玄鸟等候鸟的活动规律，从而掌握了时令，能够不违农时地从事农业生产，春播秋获，皆得其时。这样就使他们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从而带来了整个民族的繁盛。而这一切又是与候鸟息息相关。因此，东夷集团的先民感谢这些给民族带来幸福和吉庆的鸟，把它们视为吉祥神圣之物，进而产生了普遍的鸟图腾崇拜。

前已述及，少昊族先民的生存和发展是与候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候鸟中的燕子更是与人们相亲共处。它筑巢于屋室之中，穿飞于堂前檐下，与人们朝夕相见，所以它“春分来，秋分去”的行踪更容易被人们所认识。《逸周书》：“春分之日，玄鸟至。”《吕氏春秋·二月纪》：“是月也，玄鸟至。”高诱注：“玄鸟，燕也。春分来秋分去。”

人们不仅把燕子当作春神的使者，在古代的礼俗中，还把它当作嫁娶的象征。《礼记·月令》：“仲春之月。……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郑玄注：“玄鸟，燕也。燕以施生时来巢人堂宇而孕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为候。”② 带来春天和喜庆的燕子，必定是要受到人们的特别欢迎和爱护的。所以，东夷集团的商族就尊玄鸟为图腾，并产生了“玄鸟生商”的神话。

从以鸟为候的物候学观察，发展到以鸟纪时，这反映了先民从征服自然的生产斗争中产生出天文历法知识的过程。据《吕氏春秋·二月纪》载：

> 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前。

玄鸟到来的时候，要举行如此盛大的仪式，连天子后妃都要亲临致仪。不难看出，这是古老的图腾仪式的遗俗。由此，可以想见，当初民举行庆祝玄鸟到来的图腾仪式时，一定更为隆重和热烈。在盛大的图腾仪式上，初民

---

① 常正光《商族鸟图腾探源——物候学与中国古代文化》，《贵州民族研究》1983年第1期，第55—56页。

②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黄侃经文句读《礼记正义》卷十四《月令》，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77—278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对于给他们带来丰收和氏族繁盛的玄鸟，“歌颂其威灵，致美于坛庙”。《吕氏春秋·古乐篇》中的葛天氏之乐，就是一组关于初民宗教图腾信仰的乐舞：“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① 这里有一章是对玄鸟的歌颂，也反映初民对他们的图腾神和祖先神的崇敬。《诗经·商颂·玄鸟》更是一首为大家熟知的歌颂图腾神——玄鸟和祖先功业的颂歌。这大概就是《国语·楚语下》中，观射父提及的远古“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坐享，家为巫史”的那个巫风烈烈、巫史文化盛况的历史回响吧。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从以鸟纪时到以鸟为图腾，标志着科学知识向图腾神话的转化，少昊氏“鸟名官”以及“玄鸟生商”的神话的出现，标志着初民征服自然的斗争升华到了精神文明的高度。于是，昔日作为物候观察对象的鸟，被神化为凤。凤不是一只具体的鸟，而是以玄鸟为代表的东夷集团用以观察时令的候鸟的集合体，它凝聚了我们祖先的勤劳智慧和美好理想。

《说文》云：“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像也，麐前鹿后，蛇颈鱼尾，龙文龟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见则天下大安宁。”② 可见，凤是一种虚拟的综合性动物。用凤来标志本民族，不仅作为一种民族崇拜的象征，而且显示了民族智慧的光芒。随着商民族跨入文明的门槛，它就作为我国古代东方民族的标志，中华文明肇源的象征，永远地与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识凝结在一起，历久不衰地被人们赞美和讴歌。

如前所述，东夷先民关于凤鸟作历正，已掌握了根据观察季风与候鸟的行踪观测、预报四时的物候历法科学知识，这就为“由物候历法向天文历法”演进奠定了基础。丁山先生认为，随着殷商时代天文历法的发展，先民把标志四时季风的神升格到天上，成为更为精准地测定四季的星辰。

丁山先生对四方神的考察较之于胡厚宣、杨树达等人，则是更多地从天文、物候的视域着眼，多所发明。丁氏据《尧典》认为：“仲春，日中，星鸟”，而名之曰析木；“仲夏，日永，星火”，而名之曰“因”（即鹑火）；昏

---

① 〔汉〕高诱注《吕氏春秋》卷五，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51页。

②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卷七《第四篇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48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见之星，与后世所考十二官次，适为春见夏宿，夏见春宿。则“仲秋，宵中，星虚；仲冬，日短，星昴”，宜亦为秋见冬宿，冬见秋宿之象，龟甲刻辞所谓“西方曰彝”，彝当在“西陆”昴宿。由《尧典》天体运行的方位测之，所谓西方曰彝，彝必是“大梁”别名。《尔雅·释天》：“降娄，奎娄也。大梁，昴也；西陆，昴也。”

天之北维，古人称为“北陆”。《左传·昭公四年》：“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杜注：“陆，道也；谓夏十二月，日在虚危，冰坚而藏之。”① 由上所论《尧典》四中星之方位与时令关系，则冬“日短，星昴”，其时，日之宫次，应在“玄枵”。又云，故曰玄枵也。按：玄枵亦曰天黿。

据上所论，我们知道《尧典》所传说“钦若昊天”那段以四中星考验四时的文章，殆与《大荒经》同源。《大荒经》所传说四方神名与四方风名，直接本于殷商祀典。概而言之，殷商时代的四方风名确已涵有四时节令的意义。

可见，到《尧典》时，已明显地把四时与四方配合起来，而以“鸟”“火”“虚”“昴”四星初昏时，在中天的位置来确定四季。恰如竺可桢先生所指出：“商周人民观察春初薄暮出现的二十八宿中的心宿二，即红色的大火星来固定春分。”② 这就比观察候鸟和季风的来去推知时令要精确得多。但是《尧典》中仍保留着四方神，这就透露出以四中星定四时，原是由四方风知四季演化而来的踪迹。

从少昊氏以凤鸟为历正，到商族四方风和四方神的崇拜，再到《尧典》以四中星考订四季的神话，反映了初民从物候气象的观察中产生出天文学的过程。

需要指出，丁山先生明确指出《大荒经》与甲骨卜辞的四方神，已在《尚书·尧典》统一为“东方神厥民析，南方神厥民因，西方神厥民夷，北方神厥民隩”。并由司四方风之神上升为古代天学十二宫次的析木、鹑火、大梁、玄枵四个宫次。

综上所述，从《山海经》的四方风，到《尧典》的四中星定四时神话，

---

① 〔战国〕左丘明撰，〔晋〕杜预注《春秋左传正义·昭公四年》，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②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第18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呈现出由物候定时知识向天文历法演进的文明进程中，原始神话蕴涵、孕育科学知识的图景。初民掌握了物候与天文历法知识，推动农耕生产向农耕文明的方向发展。恰如《周易·贲卦》所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颖达疏："经天纬地曰之文，照临四方曰之明。"①

从《山海经》的四方风掌四季，发展到《尧典》的四中星定四时，表明物候及天文历法的萌动。文明的曙光已照临华夏大地，先民也藉此从史前的蒙昧时代迈向农业文明的门槛。

结束语

生存繁衍在东北亚的农耕先民，基于对指导农耕的农时高度重视，在农耕文化的黎明时代，即对东北亚大陆的季风规律进行了持续的观测。"屡见典籍记载的四风、八风乃至十二风系统，实际上就是源于以风记时的物候历或风历"②。《易纬通卦验》有云："立春调风至，春分明庶风至，立夏清明风至，夏至景风至，立秋凉风至，秋分阊阖风至，立冬不周风至，冬至广莫风至。"③"八风"应节而至，因此"八风"也就成为节气的标志。

"八风"乃是"四风"进一步发展、细分的产物。据此可知，《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载凤鸟氏担任的历正职掌，包含了分、至、启、闭等八个时节的功能，应是在更早的《山海经》的四方风标志的"二分、二至"（即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与细分。

既然《易纬通卦验》所言古代的八风对应于时令之八节，可以判定甲骨卜辞和《大荒经》中的四方风必对应于二分、二至四节——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四方风不可以望文生义地理解为四面来风，而是四时来风。由于在五行体系中以四时配四方，四时风也就被顺理成章地称为四方风。正因为四时风在甲骨文卜辞与《大荒经》中被称为四方风，又因为后世天文历法的

---

① 〔三国·魏〕王弼撰、（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黄侃句读《周易正义》卷三《贲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4页。

② 刘宗迪《〈山海经·大荒经〉与〈尚书·尧典〉的对比研究》，《民族艺术》2002年第3期，第61页。

③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9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进步，《大荒经》时代“候风明时”的物候历法渐为《尧典》更可靠的天文历所取代，后世之人遂忘记了四方风或八方风的本旨，将四方风或八方风理解为四面来风或八方来风①。

综而论之，恰似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拉法格所述“神话既不是骗子的谎言，也不是无谓的幻想产物。它们不如说是人类思维的朴素和自发的形式之一。只有当我们猜中了这些神话对原始人和他们许多世纪来丧失了的那种意义时，我们才能理解人类的童年。”②

透过《山海经》四方神和四方风扑朔迷离的古代神话外衣，我们得以窥见其所深蕴的文化内涵：无论是《大荒经》的四方神和四方风，还是甲骨文卜辞的相关神话，“少昊姓氏鸟名官”“玄鸟生商”“凤为风神”，以及《尧典》以四中星定四季的神话，都是初民以创造性的姿态驾驭自然挑战的颂歌，透露出初民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与经验，映射出初民奋发有为而又充满浪漫奇想的精神风貌。就此意义而言，古代神话具有异常深邃、宏富的文化内涵和难以企及的精神价值。

（本文作者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神话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重庆大学教授）

① 如《吕氏春秋·有始》云“何谓八风？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滔风，东南曰熏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凄风，西方曰飂风，西北曰厉风，北方曰寒风”。《淮南子·地形训》的说法与之类似。

② 〔法〕拉法格著，王子野译《宗教和资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2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